十誦律/卷第 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十四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十四(第三誦之一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九十波逸提之六

佛在拘睒彌國。爾時長老闡那用有蟲水，諸比丘語闡那言：「莫用有蟲水，多少蟲死。」闡那言：「我用水，不用蟲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汝知水有蟲不？」答言：「知。」「若知者何以用？」答言：「我自用水，不用蟲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於眾生中無憐愍心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闡那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闡那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水有蟲故自取用，於眾生中無憐愍心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知水有蟲，用者波逸提。」

知者，若自知、若從他聞。

蟲者，若眼所見、若漉水囊所得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知水有蟲用者，隨所有蟲死，一一波逸提。

若比丘用有蟲水煮飯、羹、粥、湯染，隨爾所蟲死，一一波逸提。若用有蟲水洗手、洗脚、洗口、面目、洗身，隨爾所蟲死，一一波逸提。

若有蟲水中有蟲想用，波逸提。有蟲水中無蟲想用，波逸提。有蟲水中疑用，波逸提。無蟲水中有蟲想用，突吉羅。無蟲水中疑用，突吉羅。無蟲水中無蟲想用，不犯。(四十一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跋難陀釋子常出入一家。時跋難陀，中前著衣持鉢到是家，坐已問訊樂不樂。是居士娶婦未久欲手摩觸，婦言：「莫爾！比丘在此。」居士自念：「若我住者，比丘終不時去。」居士語婦：「與比丘食。」答言：「爾。」居士即出，婦語比丘言：「受是飯麨。」跋難陀言：「日早，小住，時到當受。」居士意謂比丘已去，入欲近婦。見比丘故在，居士作是念：「若我在者比丘不去。」語婦言：「與比丘食。」答言：「爾。」居士即出，婦復持飯麨與語比丘受。跋難陀言：「小住，日時早，時到當受。」居士復念：「比丘必去。」入已故見，即發瞋言：「用是比丘為？我於家中自所欲作不得自在。」跋難陀如是惱居士已，便出去。食後向諸比丘說：「我今日故惱是居士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有食家中強坐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跋難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有食家中強坐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有食家中強坐者，波逸提。」

有食者，女人名男子食。

家者，白衣房舍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有食家中強坐，波逸提。若起還坐，隨得爾所波逸提。

不犯者，若斷婬欲家、若受齋家、若更有所尊重人在座、若是舍多人出入，不犯。(四十二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跋難陀釋子常出入一家，中前著衣持鉢往到其舍，閉門戶向，獨與一女舍內相近坐。時有一乞食比丘，早起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次到是家門前立彈指。時跋難陀釋子見乞食比丘，是乞食比丘不見跋難陀。跋難陀語居士婦：「與是比丘食。」女人作是念：「必是跋難陀相識。」即取鉢與滿粳米飯，以好羹澆上。乞食比丘得已持去，女人還入。跋難陀問言：「與比丘食耶？」答言：「已與。」跋難陀言：「善！此好比丘。」跋難陀食後還祇桓，見乞食比丘作是念：「莫使我空作恩分。」語彼比丘言：「汝今日至某家乞食不？」答言：「到。」「得好食不？」答言：「得。」「汝知不？我教與汝。」比丘問言：「汝爾時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在房內乞食。」比丘以是事向諸比丘說，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有食家獨與一女人強坐舍內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跋難陀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有食家中獨與女人強坐舍內？」如是訶已，為說本生因緣。佛語諸比丘：「過去世時有狗，捨自家至他家乞食，入他家時身在門內尾在門外。時主人居士打不與食。狗詣眾官言：『是居士我至其家乞食，不與我食反更打我，我不破狗法。』眾官問言：『狗有何法？』答言：『我在自家隨意坐臥，到他家時，身入門內尾在門外。』眾官言：『喚居士來。』時即將來，問言：『汝實打是狗，不與食耶？』答言：『實爾。』眾官言：『如是因緣者，由來未有。』即問狗言：『此人應云何治？』狗言：『與此舍衛城內大居士職位。』『何以故？』答言：『我昔在此舍衛城中作大居士，以身口作惡故，受是弊狗身。是人惡甚於我，若令是人有力勢者，極當作惡，令入地獄極受苦惱，更以何事治能劇於是？』」佛言：「畜生尚知入他家法有齊限，何況於人而不知法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食家中獨與一女人舍內強坐，波逸提。」

有食家者，女人名男子食。

獨者，即一比丘一女人，更無第三人。

深處坐者，深入乞食比丘所不見處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有食家中，獨與一女人共坐，三事起，一波逸提：一者有食家，二者獨共一女人，三者深處坐。若從坐起還坐，更得三事起，一波逸提。隨起還坐，隨得爾所波逸提。若閉戶向，外有作淨人者，波逸提。若開戶向，外有作淨人者，突吉羅。若開戶向，內有作淨人者，不犯。(四十三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毘羅然國有婆羅門王，名阿耆達，以因緣故，向舍衛國宿一居士舍，問是居士言：「是舍衛城頗有沙門、婆羅門，為大眾師，多人所敬，皆言好人耶？我當時時往見親近，或令我心清淨歡喜。」居士言：「有！沙門瞿曇出釋種中，以信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汝當時時往見親近，或令汝心清淨歡喜。」問言：「瞿曇沙門今在何處？我當往見。」答言：「瞿曇沙門在舍衛城祇桓精舍。」聞已出居士舍，往詣祇桓。爾時佛與無量百千萬眾圍繞說法，阿耆達王遙見佛在林間，端正殊特諸根寂滅，身出無量光焰如真金聚，至小道口下乘步進，前詣佛所問訊畢一面坐。佛見坐已，種種因緣說法示教利喜，示教利喜已默然。時阿耆達聞佛說法示教利喜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佛及僧受我毘羅然國夏安居一時。」佛作是念：「我先世果報必應當受。」作是念已默然受請。是婆羅門知佛默然受已，即從坐起右繞而去。是婆羅門所有因緣事竟，還毘羅然國到自舍，為佛及僧辦夏四月多美飲食。爾時阿耆達王語守門者：「我欲夏四月斷外人客安樂自娛，外事好醜一不得白。」時守門者受勅如教。

佛知安居時到，以是因緣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當往詣毘羅然國安居。」諸比丘言：「受教。」於是世尊與五百比丘俱入其國。其國信邪先無精舍，城北有勝葉樹林，其樹茂好地甚平博，佛與大眾止此林中。彼邑狹小人眾少信，乞食難得。佛夜過已會僧，會僧已勅諸比丘：「汝等當知，此邑狹小人眾少信，乞食難得。若欲此安居者住，不者隨意。」是時舍利弗獨往不空道山中，受天王釋夫人阿須輪女舍脂請，夏四月安居天食供養。時佛與五百比丘少一人在毘羅然國安居。彼諸居士及婆羅門，以少信心，供養佛及僧至五六日便止。諸比丘行乞食時，極苦難得，長老大目揵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樹名閻浮，因此樹故地名閻浮提，欲取此果與大眾食。近閻浮樹有訶梨勒林、有阿摩勒果、欝單曰有自然粳米、忉利天上有食名修陀，皆欲取來以供大眾。有甘地味，我以一手擎諸眾生、一手反地，令諸比丘取地味噉。願皆聽許。」佛語目連：「汝雖有大神力，諸比丘惡行報熟，不可移轉，皆不聽許。」是國清涼水草豐茂。時有波羅奈國諸牧馬人，隨逐水草來到此國。諸牧馬人信佛心淨，見諸比丘行乞食時極苦難得，語諸長老言：「

極辛苦耶？」答言：「極苦。」皆言：「我等知汝極苦乞食難得，今糧食盡正有馬麥，汝能噉不？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食馬麥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馬屬看馬人，若諸看馬人能以好草鹹水食馬令肥，此麥自在應受。」是馬有五百匹，比丘有五百少一人。一馬食麥二斗，一斗與比丘，一斗與馬。中有良馬食麥四斗，二斗與佛，二斗與良馬。阿難取佛麥分并自分，入聚落中到一女人前讚佛功德：「佛有如是念定智慧解脫知見大慈大悲，有一切智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身真金色項有圓光，有梵音聲，視之無厭。若不出家應作轉輪聖王，我與汝等一切皆屬。今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未度者度，未解者解，未滅者滅，未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度，以小因緣在此安居。汝持此麥為佛作飯。」女即答言：「我家多事不能得作。」時有一女，聞佛功德即生敬心，如是人者世未曾有，語阿難言：「我與作飯及作汝分，更有善德持戒比丘，若有力者亦當與作。」女即作飯持與阿難。阿難深心敬佛，如是思惟：「佛為王種常御肴膳，今此麁惡何能益身？」作是念已，行水授飯，見佛食之悲哽情塞。佛知其意，而欲釋之曰：「汝能噉此飯不？」答言：「能噉。」受而食之滋味非常，實是諸天以味加之，欣悅無量悲塞即除。佛食已訖，阿難行水澆手攝衣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倩一女作飯不肯，傍有一女不倩自作。」佛語阿難：「不作飯者所應當得則不能得，若作飯者，應作轉輪王第一夫人。自作飯者此福無量，若使不作餘福，此德廣大乃至解脫。」是時世尊宿行未除，一時之中無有知佛及僧於毘羅然國噉馬麥者。爾時魔王化作諸比丘，飯食盈長齎向諸國，道路逢者問言：「汝從何來？」答言：「毘羅然國來。」諸居士言：「佛在彼住有供養不？」答言：「彼常有大會肴膳盈長，我所持者是彼遣餘。」

爾時世尊宿行已畢，十六大國咸聞世尊與五百比丘毘羅然國三月食馬麥。諸國貴人長者居士大富商人，備眾供具種種肴膳車馱充滿，來迎世尊如親遠至。時有七日未至自恣，佛知故問阿難：「自恣餘有幾日？」阿難答言：「餘有七日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汝行入城語阿耆達：『佛言：「我於汝國安居已竟，欲遊行諸國。」』」諸比丘言：「世尊！是婆羅門於佛眾僧有何恩德？在此安居窮乏困極，而與之別。」佛言：「此婆羅門雖無恩德，賓主之法宜應與別。」阿難受教，與一比丘俱到門下，語守門人：「可白汝王。」阿難在外時，守門者思惟念言：「阿難名吉，清旦聞之，不白王者，是為不祥。」時阿耆達早起沐頭著白淨衣獨坐中堂，守門者白：「阿難在外。」婆羅門相法，名吉則喜，即語令前：「誰遮？」阿難即入。與坐相問訊已，問阿難言：「汝何故來？」答言：「佛遣我來語汝：『我夏三月住汝國界，安居已竟當遊行餘國。』」阿耆達驚言：「阿難！瞿曇沙門在毘羅然國夏住耶？」阿難言：「然。」婆羅門言：「云何得住？誰所供給？」阿難答言：「窮乏困極，佛及眾僧三月食馬麥。」時阿耆達始自覺悟，憶前請佛及僧夏四月住，供具已備。「云何令佛及僧三月食馬麥？如是惡聲流布諸國，當言：『阿耆達

長夜惡邪，憎嫉佛法，令佛及僧極受苦困。』」即語阿難：「沙門瞿曇可得悔過留不？」阿難言：「不得。」時阿耆達慚愧憂惱、熱悶躃地，時宗親以水灑面扶起乃醒。親里喻言：「汝莫愁憂，我當與汝懺謝瞿曇強請留住。若不肯住，當齎飲食隨後逐送，若有乏時當以供養。」時阿耆達即與宗親共詣佛所懺悔請住，佛自思惟：「若我不受者，當吐熱血死。」佛憐愍故受請七日。時阿耆達作是思惟：「此四月供具，云何七日能盡？」

佛自恣竟欲越祇國二月遊行，越祇國人聞佛當來，各設供具，我今日、汝明日，如是次第竟於二月。佛自恣已向越祇去，阿耆達齎諸供具隨送佛去，若乏少時當以供養。諸越祇人聞已共作要令：「若佛來者，各自當日辦具小食、時食、中後含消漿飲，勿令乏少。莫使異人間錯其間。」阿耆達知佛宿處，先往施設言：「我今日供、若明日供。」諸越祇人不聽使作，語阿耆達：「汝長夜惡邪，是佛怨家，故惱佛及僧。今欲悅他意故，便作是語：『我今日供、若明日供。』汝有何事，爾許時令佛及僧三月食馬麥，今求供日？」阿耆達聞是語已，慚愧愁憂在一面立，看眾僧為少何物？我當與之。值時無粥，即作種種粥：酥粥、胡麻粥、油粥、乳粥、小豆粥、摩沙豆粥、麻子粥、清粥，辦已奉佛，佛言：「與眾僧。」眾僧不受：「佛未聽我等食八種粥。」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日聽食八種粥。粥有五事益身：一者除飢，二者除渴，三者下氣，四者除臍下冷，五者消宿食。」時阿耆達自思惟：「我夏四月安樂自娛，若復二月逐沙門瞿曇者，以我一人廢諸國事。今此供具多不可盡，且當布地令佛及僧以足蹈上，即是受用。」即便白佛，願時受用。佛告阿耆達：「不得如汝所言，此是食物應口受用。」佛欲遣阿耆達故，說偈呪願：

「一切天祠中，　　供養火為最；
　婆羅門書中，　　薩毘帝為最；
　一切諸人中，　　帝王尊為最；
　一切諸江河，　　大海深為最；
　一切星宿中，　　月明第一最；
　一切照明中，　　日光為上最；
　十方天人中，　　佛福田為最。」

爾時佛與阿耆達呪願竟，遊行跋耆向舍衛國。爾時有一裸形外道隨逐佛後，是外道身體肥大多肉。復有一外道從前逆來，問裸形外道言：「汝於此行為何所得？」答言：「得如是如是食。」問：「何因緣得？」答言：「因是禿居士得。」彼即罵言：「汝弊罪人，因他得如是飲食，云何作惡不善語？若人隨所得好食安隱處而訶罵者，不名為人。若瞿

曇沙門聞是語者，必當結戒，不聽弟子與外道食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語諸比丘：「是諸外道長夜邪見，是法怨賊求覓罪過。若為他人刀杖所打、若得毒藥、若有殺者，必當言沙門釋子所為。」爾時佛但訶責而未結戒。

佛次第遊行到舍衛國，爾時眾人聞佛三月噉馬麥，故猶多供養未息。有賣餅女人，為佛及僧辦於飲食。時阿難於中知飲食事，諸佛常法，不盡得食不從坐起。何以故？若食不足佛力令足。爾時佛猶坐未起，有二外道出家女人，從阿難乞餅。阿難不憶念，佛語：「各與一餅。」時有二餅相著故，一人得一，一人得二。得已小遠共相問言：「汝得幾餅？」答言：「得一。」「汝復得幾？」答言：「得二。」時得一者言：「與我半餅，若不與者，我當相辱。」答言：「各隨所得，何以與汝？」第二更言：「與我半餅，若不與者，我當相辱。」答言：「各隨所得，我不與汝。」得一者言：「阿難必是汝夫、若共私通。若非夫非私通者，與汝一應與我一，如與汝二應與我二。」即便相瞋按頭大喚。佛知故問阿難：「誰故大喚？」答言：「外道女。」「何故大喚？」阿難向佛廣說是事。時佛食後，以此因緣及先因緣故，集比丘僧語諸比丘：「汝等當知，是諸外道長夜邪見，是法怨賊求覓罪過。若為他人刀杖所打、若得毒藥、若有殺者，必當言是沙門釋子所作。」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，裸形外道、外道女，自手與飲食，波逸提。」

裸形者，名阿耆維道、尼揵子道。尼揵外道者，老子、老弟子。佛言：「略說除佛五眾，餘殘出家人，皆名外道。」

食者，五佉陀尼、五蒲閣尼、五似食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以根食自手與裸形外道、外道女，波逸提。莖、葉、磨、果，飯、麨、糒、魚、肉，糜、粟、穬麥、莠子、加師，自手與裸形外道、外道女，波逸提。若裸形外道乞果者，應言：「我等不遮汝果。」若乞水者，亦言：「不遮汝水。」

不犯者，若裸形外道外道女病、若親里、若求出家時(出家時者四月試時)，與，不犯。(四十四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波斯匿王，有小國反，起四種兵：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。集四兵已，王自往看，鎧仗好不？兵人樂不？爾所軍眾能破敵不？六群比丘共相謂言：「今軍欲發，共看去耶？」皆言：「隨意。」即往軍所一處立看。諸國王眼常喜遠視，王遙見比丘，遣人問言：「何因緣來？」六群比丘即答言：「我欲見王。」王作是念，語大臣言：「我於餘時難見耶？諸比丘今乃軍中見我。佛聞是事必當結戒，不聽比丘看軍發行。」王喚比丘來，即詣王所。王言：「何因緣來？」答言：「來欲見王。」王言：「我餘時難得見耶？乃來軍中見。佛聞是事必當結戒，不聽比丘看軍發行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看軍發行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往看軍發行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故往看軍發行，波逸提。」

軍發行者，為鬪破賊故，集諸兵人。

軍者，一兵軍，二、三、四兵軍。一兵者，但象兵、但馬兵、但車兵、但步兵，是名一兵。二兵者，象兵、馬兵；象兵、車兵；象兵、步兵；馬兵、車兵；馬兵、步兵；車兵、步兵，是名二兵。三兵者，象兵、馬兵、車兵；象兵、馬兵、步兵；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是名三兵。四兵者，象兵、馬兵、車兵、步兵，是名四兵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故往看軍發行，得見者波逸提；不見者，突吉羅。從下向高，得見者波逸提；不見者，突吉羅。從高向下，得見者波逸提；不見者，突吉羅。一兵軍、二兵、三兵、四兵軍亦如是。

不犯者，若不故去、若有因緣道由中過，不犯。

爾時軍去至彼，久未破賊，時波斯匿王有二大臣：一名尼師達多，二名富羅那，先在彼軍，有親里比丘，別久憂念欲見比丘。此二大臣遣使往喚，欲軍中見比丘。比丘遣使報言：「佛結戒，不得看軍。汝莫憂愁，以是因緣我不得往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？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故往看軍發行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，若王遣使喚、若王

夫人、王子、大臣、大官、諸將，如是人遣使喚，往者不犯。」(四十五竟)

爾時佛聽諸比丘有因緣得至軍中，諸比丘親里多，此今日請、彼明日請，如是展轉軍中久住。軍中有不信者，嫉妬瞋言：「我等為聚落官職、人民廩食故在此，是比丘弊惡不吉，何因緣復來在此？是比丘久住此者，或作細作，我等或因是比丘故破失退墮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因緣訶責諸比丘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往軍中宿過二夜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有因緣往軍中宿過二夜，波逸提。」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往軍中過二夜宿，波逸提。若在軍中至三夜地了時，波逸提。(四十六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二夜軍中宿，時往看軍陣、看著器仗、牙旗、幢幡、兩陣合戰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軍中二夜宿，時往看軍陣、看著器仗、牙旗、幢幡、兩陣合戰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軍中二夜宿，時往看軍陣、看著器仗、牙旗、幡幢、兩陣合戰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二夜軍中宿，時往看軍陣、看著器仗、牙旗、幢幡、兩陣合戰，波逸提。」

著器仗者，莊嚴欲鬪。

軍者，象軍、馬軍、車軍、步軍。

陣者，作陣如弓、有如半月、有陣如日、有如鋒頭。兩陣對時看者，波逸提。

波逸提者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往看軍陣、著器仗時，得見者，波逸提；不見者，突吉羅。若從下向高，得見者，波逸提；不見者，突吉羅。若從高向下，得見者，波逸提；不見者，突吉羅。一軍、二軍、三軍、四軍皆如是。若看幢幡兩陣鬪時亦爾。

不犯者，不故往、有因緣、道由中見，不犯。(四十七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與十七群比丘共鬪諍，瞋恚發不喜心，打十七群比丘。十七群比丘啼泣，諸比丘問：「何故啼耶？」答言：「六群比丘打我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共餘比丘鬪諍，瞋恚發不喜心，打餘比丘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共餘比丘鬪諍，瞋恚發不喜心，打餘比丘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瞋恚發不喜心，打餘比丘，波逸提。」

打者，有二種：若手、若脚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以手打，波逸提。若以脚打，波逸提。若以餘身分打，突吉羅。若為呪故、若食噎故，打拍不犯。(四十八竟)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與十七群比丘共鬪諍，瞋恚發不喜心，六群比丘舉掌向十七群比丘。十七群比丘作是念：「六群比丘壯健多力，若掌著我，我等便死。」即便啼喚。諸比丘問：「何故啼喚？」答言：「六群比丘壯健多力，舉掌向我，怖故啼喚。」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共比丘鬪諍，瞋恚發不喜心，舉掌向他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共餘比丘鬪諍，瞋恚發不喜心，舉掌向他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瞋恚發不喜心，舉掌向他，波逸提。」

舉掌者，有二種：手掌、脚掌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舉手掌，波逸提。若舉脚掌，波逸提。除手脚，舉餘身分向他，突吉羅。

不犯者，若比丘舉掌遮惡獸、若遮惡人，不犯。(四十九竟)

佛在舍衛國。爾時跋難陀釋子有兄比丘，名曰難徒。跋難陀有弟子，名達摩，亦善持戒，是弟子不隨師行。難徒作是念：「此是我弟弟子，不隨我行，又不隨我弟行，應當治之令隨我等。」爾時難徒以女人著一房中，往語達摩言：「汝到某處來。」達摩言：「往何所作？」答言：「但來。」達摩作是念：「此是我師兄，云何不隨語？」即便隨往。難徒知立此處得見女人，即教此中立待我。難徒即往女人所，除却三瘡抱捺餘身和合相觸，作如是已語達摩言：「汝見不？」答言：「見。」「汝莫語餘人。」答言：「我不能覆藏，必以是事白佛，當向比丘、比丘尼說。」難徒言：「我亦見汝和上作如是事，復見劇是，尚不語人，汝何以語人？」答言：「汝意自欲不語，我不能覆藏，必當白佛，向比丘、比丘尼說。」時達摩即以是事向諸比丘說。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頭陀，聞是事心不喜，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比丘有重罪，故覆藏不說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知而故問難徒：「汝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訶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知比丘有重罪故覆藏？」種種因緣訶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知他比丘有重罪，覆藏乃至一夜，波逸提。」

知者，若自知、若從他聞、若彼比丘自說。

重罪者，波羅夷，僧伽婆尸沙。

一夜者，從日沒至地未了時。

波逸提者，煮燒覆障，若不悔過，能障礙道。

是中犯者，若比丘地了時，見餘比丘犯波羅夷，是比丘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，竟日覆藏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若是比丘，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不犯。若僧解擯、若苦痛止，是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地了已日出時、日出已中前、日中日昳、晡時日沒，日沒已初夜初分、初夜中分、初夜後分，中夜初分、中夜中分、中夜後分，後夜初分、後夜中分、後夜後分，覆藏他罪，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

有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僧伽婆尸沙，僧伽婆尸沙中生僧伽婆尸沙想，竟日覆藏至地了

時，波逸提。若是比丘，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不犯。若僧解擯、若苦痛止，是時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地了已日出時，日出已中前、日中日昳、晡時日沒時，日沒已初夜初分、初夜中分、初夜後分，中夜初分、中夜中分、中夜後分，後夜初分、後夜中分、後夜後分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

有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，是比丘突吉羅中生突吉羅想，竟日覆藏至地了時，突吉羅。是比丘，若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不犯。若僧解擯、若苦痛止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突吉羅。地了已日出時，日出已中前、日中日昳、晡時日沒時，日沒已初夜初分、初夜中分、初夜後分，中夜初分、中夜中分、中夜後分，後夜初分、後夜中分、後夜後分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羅夷，謂僧伽婆尸沙、謂波逸提、謂波逸提提舍尼、謂突吉羅，是比丘波羅夷中生突吉羅想，竟日覆藏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若是比丘，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不犯。若僧解擯、若苦痛止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皆波逸提。

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僧伽婆尸沙，是僧伽婆尸沙中謂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、波羅夷，是比丘於僧伽婆尸沙中生波羅夷想、若突吉羅想，竟日覆藏至地了時，皆波逸提。若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不犯。若僧解擯、若苦痛止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

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。是比丘突吉羅中謂波羅夷、謂僧伽婆尸沙、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，是比丘突吉羅中生波羅提提舍尼想、若波羅夷想，竟日覆藏至地了時，皆突吉羅。若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不犯。若僧解擯、若苦痛止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突吉羅。從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羅夷，是比丘於波羅夷中生疑，是波羅夷非波羅夷？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波羅夷想，竟日覆藏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若是比丘，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若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不犯。

若僧解擯、若苦痛止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

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僧伽婆尸沙生疑，是僧伽婆尸沙非僧伽婆尸沙？後時斷疑，於僧伽婆尸沙中生僧伽婆尸沙想，竟日覆藏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若是比丘，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若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不犯。若僧解擯、若苦痛止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

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，是比丘於突吉羅中生疑，是突吉羅非突吉羅？後時斷疑，於突吉羅中生突吉羅想，竟日覆藏至地了時，突吉羅。若是比丘，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若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不犯。若僧解擯、若苦痛止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突吉羅。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突吉羅。

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羅夷生疑，為波羅夷為僧伽婆尸沙、為波羅夷為波逸提、為波羅夷為波羅提提舍尼、為波羅夷為突吉羅？是比丘後時斷疑，於波羅夷中生突吉羅想，竟日覆藏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若是比丘，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若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不犯。若僧解擯、若苦痛止，竟日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從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

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僧伽婆尸沙生疑，為僧伽婆尸沙為波逸提、為僧伽婆尸沙為波羅提提舍尼、為僧伽婆尸沙為突吉羅、為僧伽婆尸沙為波羅夷？是比丘後時斷疑，於僧伽婆尸沙中生波羅夷想，竟日覆藏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若是比丘，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若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不犯。若僧解擯、若苦痛止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波逸提。

又比丘見餘比丘地了時犯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，是比丘突吉羅中生疑，為突吉羅為波羅夷、為突吉羅為僧伽婆尸沙、為突吉羅為波逸提、為突吉羅為波羅提提舍尼？是比丘後時斷疑，於突吉羅中生波羅提提舍尼想、若波羅夷想，竟日覆藏至地了時，皆突吉羅。若是比丘，僧與作不見擯、不作擯、惡邪不除擯，若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，不犯。若僧解擯、若苦痛止，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突吉羅。日出時乃至後夜後分覆藏他罪至地了時，突吉羅(見他罪向一人說便止，若疑不須說)。(五十竟)